

最后一周的伪满皇帝

爱新觉罗·毓嶂^①

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当了十四年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，14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傀儡皇帝也宣布了退位。溥仪是怎样从金銮宝座一下子跌到苏联阶下囚的呢？现在用日记形式如实写下这一周我的亲身经历，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的素材。

8月8日 晴

今天晚上11时许，我侍候溥仪刚刚吃过晚饭（这里要注上一个“皇帝起居注”，才好理解这句话。溥仪如果接见某人，一般都是上午10时到12时，他就在10时以前起床。如果无人进见，就睡到中午12时前后起床，下午两三点吃午饭，5点多钟又开始午睡，睡到晚上9点以后起床，11时吃晚饭。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就寝）。忽然，响起了空袭警笛声。他带着李贵人慌忙钻进了伪“同德殿”前的防空地下室。这“御用”的地下室，上面有3米厚的钢筋水泥，地面上还堆起了两座小土山，即使炸弹直接落到防空室上面，里边的人也可保安全。为什么溥仪钻到防空室去只带着贵人，皇后到哪里去了呢？因为皇后有病，行动不便，还吸食鸦片，是个打入冷宫了的人。

^① 爱新觉罗·毓嶂 恭亲王溥伟之子，溥仪的侄辈。1937年到长春，在伪满宫内做“学生”。溥伟死后，溥仪曾使他“袭恭亲王爵”。伪满覆灭，他与溥仪一起逃跑，又一起被俘，解在苏联。他的这几则日记真实地再现了当年“满洲帝国”崩溃时伪皇帝及其日本主子的狼狈相。

钻进防空室时，我在最后，还没有走进门口，看到南边远的地方火光一闪，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。我向南张望，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拉拉地向北而去。

空袭解除以后，“帝室御用挂”吉冈安直前来向溥仪报告说，刚才的飞机在长春市新天地投下一枚小型炸弹，然后向北逸出，似乎是来自北方。

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参谋，主要职务是伪满的“帝室御用挂”。这个官职没有相当的汉文译名。每当溥仪接见中外人士时，两厢侍立的除侍从武官、侍卫官外，站排头的就是这个“御用挂”，起监视作用。他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皇帝之间的联络人。据说在日本皇室内也有“皇室御用挂”的官职，伪满比日本小一辈，只能用“皇帝”下边的一个“帝”字。

8月9日 晴

上午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带着参谋长外号“秦大耳朵”的彦三郎，一同来见溥仪。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，政府即日迁都通化，并向他吹嘘了一通，就通化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，掏空了多少大山，那里是地下长城，固若金汤。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，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。最后说：“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。”溥仪此时不想走也得走，惟有请求宽限两天，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。从今天下午起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，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。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，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。

8月10日 阴 夜间有小雨

现在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。我见他一清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伪内廷的小圈圈里，东一头，西一头，漫无目

的地看这看那。

这一天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，还受了两场虚惊。

溥仪有一本诸葛神课(原书名我忘记了),这本书在装箱时,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。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,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,被当成了血的象征,使得溥仪大为烦恼,认为是不吉之兆。我安慰他说:究竟是红药水,不是真的血,它不过暗示我们将受一场虚惊而已。一本迷信书,染上点红药水,为什么使他认为是不吉之兆呢?还得讲一下这书的用处。溥仪每天要焚上檀香拜佛念咒两次,其名曰“作功课”,每次都要按这神课摇动八只日本带孔的硬币,向佛菩萨向祖宗求卦。得到的是大吉大利的卦,自然高兴,便望空磕头谢恩,有时还向我们讲说一番。如果摇得是凶卦,也望空磕头请罪,然后再摇。求卦时,我虽然回避在室外,但隔着门也听得出来摇得是吉卦还是凶卦。如果硬币被摇得“嘈嘈如急雨”,准是凶卦。因为他已经摇了多少年了,对每个卦都很熟悉,不必按着课本儿逐卦去找就知大概,所以一遇凶卦,马上开摇,直到摇出较好的才放了心。神课现在成了溥仪和菩萨、祖宗之间沟通灵感的工具,恰恰在这时候被染红了一片,怎能不使他认为是不祥之兆而大为烦恼呢。

另一场虚惊发生在中午。溥仪曾两次去日本,也到过东北各地“巡狩”。除了官方拍摄下来的新闻电影外,他私人还雇佣了一个日本摄影师,专门为他拍摄影片,十几年来也拍了百把十卷。今天他下令全部烧掉。烧影片的人抱着一大堆片子哭了一场。到哪里去烧呢?就全搬到缉熙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去烧。烧的人心慌意乱,一不小心连着了锅炉外边的片子,霎时间由地下室窗口里窜出了火舌,喷着黑烟。烧影片的人吓得跑出来大喊:“不好了!着火了!救火呀!”只吓得溥仪光着脚从楼上

跑了下来，赶快叫消防队。如今伪满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吏全逃往通化，中国人除了官大点的随逃以外，其余的人发给两三个月工资，名之曰“留守”，可是上午一拿到工资，就都溜了，上哪里去叫消防队呢！大家也顾不上收拾行装了，从各处抱来灭火器往地下室窗里乱喷一阵，总算是“老天保佑”，熄灭了这场不大的火灾。

火被扑灭，收拾行装没时间了，午后即将运往火车站。伪满宫内府的汽车驾驶员和消防队员一样也都溜之乎也，只好由日本关东军派来几辆卡车运送行李，随车来了一小队日本兵当装卸工。本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最讲阶级服从，一个普通的士兵到了皇宫内院，更得拿出那一套军人礼节；可是如今大势已去，军心涣散，这些素称日本的精锐的关东军，装完车，顺手拿了一些洋烟、洋酒，就坐在“同德殿”的候见室沙发上大吸大喝起来。

随同溥仪逃跑的有他的皇后、贵人，其次便是他的弟弟、妹妹、妹夫，再次是我们几个所谓“学生”、随侍、佣人。汽车没有了，我们这些人只好步行上车站了。大约下午四五点钟集合，从伪满宫内府的后门溜出去直奔车站。一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搬家，有的从城北搬到城南，有的从城东搬到城西。大商店都歇了业，小商店开半扇门。走到火车站外边，遇到了溥仪专用的日本理发师，他已经换上了军服，苦笑着向我们表示要坚守长春。我们也无心和他多讲话，匆匆进了站台，只见横躺竖卧着一家子、一家子的日本人，都是在候车撤退。穿过了倒卧的人群上了列车，车里大部分是伪满宫内府里的日本人官吏。我找了个座位，坐下来，总算是在这两天慌乱之后，稍稍松了一口气。这才觉得饥肠辘辘，为了救火把午饭也忘了吃了。从背包里取出饼干，吃了一包，又喝了些车上的洗漱用水，就算是午

餐、晚饭并成一顿吃了。

11点多钟下起了小雨，忽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。还没有闹清楚外边是打雷，还是飞机投弹，车身就蠕动了。不多时到了东站，车停了一会儿。再开动时，“御用挂”吉冈过来，示意我到最后一节车厢去。我知道溥仪已经上车了，急忙往他乘坐的专车走去。今夜溥仪乘车是大大不同于往常了，什么“卤簿”、仪仗队等等全免了。刚才响起警报，就是让人避避空袭来代替警蹶、净街，他趁此机会偷偷从东站上了车。

长春东站是个货站，离伪满宫内府不太远，到吉林去的火车就在离宫墙外面不到半里的地方驶过，我望着伪宫的方向，细雨蒙蒙的夜空映出了一片暗紫色。我指给溥仪看时，他说他乘车离宫时，日本人就把盖在“同德殿”院内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。这时余烬尚炽。庙烧了，神呢？原来，所谓建国神庙的“神”就是日本的天照大神，是溥仪上日本亲自迎来的，到了伪满就叫“建国元神”。日本的神像不是木雕泥塑的，而是用三种“神器”来象征，即以玉象征“仁”，镜象征“智”，刀象征“勇”。现在这三种“神器”打了一个黄布包，由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套在脖子上用手捧着，随同溥仪一同上车来了。

8月11日 晴

一整天都是在火车上。清早到了吉林，再经梅河口奔向通化。列车上人满满的，没有餐车，吃的是日本式的饭团子，又凉又粘。溥仪专车上有个小厨房，御用炊事员不晓得上哪里去了，由随侍的临时替他做一碗面汤。没有擀面杖，就用玻璃瓶子擀面片。他吃得满香。

火车在梅河口停的时间长些。我下车走过栈桥，打算到车站上去搞点吃的。谁知到站台一看，空空荡荡。好容易在候车

室里找到一个站上的人，向他一打听，他指着墙上一块黑板给我看，上面写着“今日有重要的列车通过”，所以空荡无人。我又不好告诉他我就是乘重要列车来的，只好空手而回了。

夜间车到了通化，我正靠在最后一节“了望车”的后门睡觉，忽然被人推醒，说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前来求见。他见到溥仪，说在北满方面正与苏军激战，取得了赫赫战果。既然如此，堂堂司令官放弃指挥，溜到通化来作甚呢？最后山田说，为了更加安全，还要连夜赶到临江县大栗子沟去。

8月12日 晴

火车在山岭中盘旋了一整夜，虽然看不到车窗外边的景物，但是火车上岭下岭是能感觉到的。

清晨，列车抵达了终点站——临江县大栗子沟。由车站往北三里多路是一块群山合抱的小平原，排列着一排排住宅，这是大栗子沟铁矿公司的机关所在地。最北边一幢日本式平房，大概是铁矿经理的住宅，如今房主不知何处去，剩下这所住宅当作了皇帝的临时“行宫”。伪满宫内府大大小小的官儿们都住进宿舍，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一所大仓库里。

这里叫临江县，确是名副其实，由火车站往南一里多远就是中朝界水——鸭绿江。这一带环境幽静，有连绵不断的青山环绕，有滔滔不尽的绿水长流，空气清新，不时有山鸟呼鸣，但谁也没心思去欣赏这初秋的大自然风景。这里没有看到一个老乡，也没有见到民房。我想，当初决不会没有人住，很可能是日本人占据了这块地方，把当地老乡统统赶走了。至于铁矿山，据说离这里有数十里之遥，还在深山里边。

8月14日 晴

经过安顿，有了吃、住的地方了，谁也不知道要呆多久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中国官儿们已无班可上，有些人除了吸鸦片烟外，便是打麻将牌。日本官儿们还忙一些日常生活的事。我充当了伪满宫内府和伪满内廷的联络角色，也是办一些生活的事。如给“御膳房”买副食，领一些面粉和油，由家属们做油炸食，准备再往山里逃跑或遇到连续空袭时的干粮。

这所“临时行宫”是日本式住宅，一进正门，对面就是洗澡间，浴盆是一只大木桶。在长春伪满宫内，有皇帝御用的浴室、皇洗室，洗澡是“浴”，“沐”则是洗头。溥仪一个多月本理一次发，也只有理发之后才洗一次头，可是，现在已是秋风秋雨、黄叶飘飘，他却在一个木桶里洗了一次澡，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兴趣。

8月15日 晴

这一天，一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，仰天躺在地榻米上。

上午，那个“帝室御用挂”灰溜溜地来见溥仪，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正式通知：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。溥仪一听，马上跪地向东边“碰头”（碰头，头不沾地，碰头，则头必触地），并亲自批其颊十数下。当然不会用力，但很脆，很快。这犹之乎“认罪”上的老套子，“不孝男某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先考”，于是便来套“批颊请罪”的表演。这一突如其来举动，使当时的“御用挂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。原来，溥仪胆子特别小，而疑心又特别大。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垮台了，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，没有用了，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，刹那间，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，交织在一起，所以才表现出这

类发疯似的举动。

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“退位诏书”，叫溥仪签署。这个“诏书”出自何人手笔，怕难以考证了；但确有这一“诏书”，开头也还是写上“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……”这乃是溥仪的最后一次签署了。

现在已不是一周前讲的那样，什么天皇也将到这个“固若金汤”的通化来，而是要溥仪马上乘飞机逃往日本，明天立即动身。至于家属，暂时不能携带，要等到通车、通航以后再去。刚刚运到的行李又开始了第二次整理。原来“御用”的大皮箱上都印有伪满的国花——兰花章，现在一律要用刀子刮掉，皮箱被刮得像长了一脸秃疮。溥仪下令再次收拾行装，准备往日本启运。是故意这样做，用来安慰一下家属们呢？还是他真的以为不久家属们也会到日本去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
接着我参加了一个小会，到会的大都是伪满宫内府的日本官儿。到大栗子沟时，由长春带来了一小队“皇宫警卫军”，在“临时行宫”站岗。现在开会，就是向大家传达，这一小队伪兵，已被缴械，他们的驻地在西满方向，怕他们哗变。如果万一夜间听到那边有枪声，要大家不必惊慌，这里已有所准备。并要我向溥仪转达一下“岗哨由日本军接替了，请皇帝陛下放心”。

收拾行李时，溥仪交给我一本皮箱里的奏笔日记，包括在天津时写的，叫我就烧掉。

溥仪现在是单身出走，只简单地带点东西，在一只小皮箱里，装了满满一箱金子、钻石、珍珠、首饰。另外带了些常用药，还特意带上了各种安眠药片。

随同溥仪逃往日本的有他弟弟、妹夫，还有一名随侍。他把我们几个所谓“学生”叫到一起，讲了一通留守的重要性，说还有皇后、贵人随后走，需要有人保护，等等。于是几个“学

生”赶快表示：跟定“皇上”，万死不辞。话虽如此，但每个人的态度表现总不会一模一样。有的人捶胸顿足，声泪俱下，溥仪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他非带我不可，所以也就没有装出不带我走非一头碰死不可的样子。

还有一个医生，叫黄子正。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，以后歇了业。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，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，如“习保命”、“安乐根”之类。如今他也跟到大栗子沟，还将跟到日本去。

随同溥仪逃往日本的日本人，有吉冈、桥本虎之助、日本关东军驻伪满宫内府的宪兵等。

吃完晚饭，我们几个人先步行到车站，溥仪乘汽车到车站，汽笛长号一声，火车慢慢蠕动，站上连个“恭送”的人影也没有，只有几盏昏暗的灯，也很快便消逝在后边了。

8月16日 晴

清早抵达通化。下火车即直奔飞机场。到了机场，我看到溥仪站在一架双引擎机前，正和一个伪满官吏谈话，最后那个人趴下磕了三个头。自从长春逃出来，这是唯一的给溥仪送行的人。

我乘的是一架单翼民用机，启动时，得用一根很长的绳子，一端有个皮套，套在螺旋桨尖端，两个人用力一拽，冒出一团黑烟，引擎才发动。等我乘的飞机滑到跑道时，溥仪乘的大型飞机，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飞往哪里呢？说是先飞到沈阳，再换大型飞机上日本去。刚才溥仪乘的双引擎飞机在日本就算是大型的了，换什么样的大型机呢？到沈阳再看吧。

临行前，溥仪给了我一块汉玉。据说古人佩玉，从马背上

跌下来，玉碎了，而人不受伤。还给了我一颗舍利子。舍利子是佛死后火化时，进出的像大米粒那样一颗东西。据说凡是得道高僧，死后火化时，都能进出舍利子。它是代表佛爷保佑的意思。乘坐这种浑身颤抖，似乎要在空中解体的飞机，带上这两样东西，多少是点精神安慰。我从机舱往外看，看到飞机伸着的两只“脚”，如果掉了一只，着陆时就得翻筋斗。就在我胡思乱想之中，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。下了飞机一看，远处真的排列了不少架大型飞机。到了候机大楼前面，忽然看到几个深目高鼻带着冲锋枪的游动哨。啊！苏联哨兵！原来远处排列的大型飞机是苏联的军用机。我连忙上了二楼，溥仪早已到了，事情已经明白了。他半躺半卧在沙发上，用手一个劲来回搓着头发。

不久，远处传来了飞机降落的轰鸣，一会儿，一个身着皮外套的苏联将军来了。恰好日本“神官”桥本会几句俄语，他就当了临时的翻译。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“御用挂”吉冈之间进行的。一个说：我们要上日本去；一个说：不，只有到苏联去，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。他自己说：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，递眼色，表示不愿日本人走，愿意上苏联去。事情很明显，日本一投降，苏军就指名要溥仪。送到沈阳机场，就是为让苏联接收，并让他换乘大飞机上日本，只是骗人的瞎话。就是“御用挂”吉冈、“神官”桥本，也是早被蒙在鼓里的东西。当初，日本帝国主义由天津把溥仪骗到长春，今天又骗到沈阳，它已经垮台了，还要来一次欺骗，总算是骗到底了。

无论怎样说，现在已经成了俘虏了，先缴械吧。大家把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的小手枪都交了。我们跟着苏联将军走出候机大楼。现在真的换上刚才看到的大型飞机了。人当了俘虏，

日本神也大大简化了包装，不用再套在脖子上捧在胸前，而被放到座位下边去了。没想到，这时溥仪向吉冈和桥本问了句：“神体安否？”以后提起这事，大家都对他说：“神都塞在屁股底下了，还来什么安否呢！”他尴尬地自我解嘲说：“我那是讽刺日本人嘛！”

飞机起飞时已经下午3点多钟，不久就降落在一机场上，等了一些时候，来了几辆小吉普车，这是我们头一次坐吉普车，直奔市内，接近黄昏时候，到了一家医院，我们一打听，才知道这里是通辽。我们胡乱吃了晚饭，就在炕上和衣睡了一宿。

8月17日 晴

一清早来了个苏联军官，言语不通，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了他是来登记人名的，主要是要区别一下中国人和日本人。其实3个日本人昨天下飞机时就分开了。不过这苏联军官倒是非常认真的，挨个儿问了一遍。早饭以后，以溥仪为首的一行9名俘虏，乘车到机场，登上了苏军的大型飞机，飞往苏联。

（摘自玉季平主编《八·一五这一天》）

郑孝胥与伪满洲国

杨照远

郑孝胥（1860—1938年），字苏戡，号太夷，别署海藏楼、夜起庵。善工诗、书法，著有《海藏楼诗集》十三卷。综其一生，绝非仅仅是一介文人，他的主要活动是妄图借助帝国主义列强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，复辟清王朝。通过郑孝胥的一生，